

求实求是丛稿

——若干史事与理论辨正

李学智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求实求是丛稿

——若干史事与理论辨正

李学智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实求是丛稿：若干史事与理论辨正/李学智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097-2873-4

I. ①求… II. ①李…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0639 号

求实求是丛稿

——若干史事与理论辨正

著 者 / 李学智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赵 薇 吴 超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孙光迹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1.4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171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873-4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历史学之使命在于求实、求是：探寻人类历史真相，求索社会发展规律。欲完成这样的使命，重要之一途，是对或有不实之旧说再加考辨，对仍存疑义之观点继续论辩。关于历史学的学术问题，一般说来，史实越辨越清楚，道理越辩越明白。回避或绕开问题与矛盾，非学人应有之态度，亦无益于学术的进步。

中国学界，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久矣。如果说正常的学术批评未能形成，在 20 世纪之某些时期是由于缺乏适当的社会环境；当下，则主要应检讨学术界自身的问题。

在我国学术界，蔡尚思先生向以敢于讲真话、敢于争鸣著称。他说：“学术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不能有所创新，自成一家。没有争鸣就只好陈陈相因，人云亦云，变成奴才，止步不前，葬送学术。”^① 蔡尚思先生常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既与人争鸣，又与争论者坦诚相见，高风亮节，令学界景

^① 见施宣圆《百岁教授蔡尚思》，2005 年 9 月 19 日《文汇报读书周报》。

仰。对于学术批评，汪熙先生称之为“找岔子”，且认为：“学术发展的活力在于交流和辩论，而且‘找岔子’是双向的，互相‘找岔子’，学术就进步了。”^①王家范先生指出：“现在需要呼吁加强学术群体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包括必要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对海外明显不符合史实的观点或见解，不必为尊者讳，为朋友讳，坦率批评才是真尊重，才是学问上的同道。”^②前辈学者的风范实堪效法，后学生性驽钝，学养简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辑入本丛稿之各章，几均为针对笔者不以为然之某一史事的叙述或理论观点的阐释，所进行的史实之考辨或理论的辨析，对于笔者以为或存缺陷之说，则阐发、补充己见。事实存不同侧面，道理有不同角度，故本集各稿虽目论浅陋、辨析乏力而疑点犹存，或亦聊备一说，以为继续探讨之资。史事问题主要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理论方面主要涉及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发展之关系、中国现代化历程等问题。

关于“辨正”，还是“辩正”问题，我的认识是：对于史事的辨别、考辨，用“辨”；关于理论问题的辨析、论辩，则应用“辩”。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辨正”与“辩正”实际上可相互通用。^③我理解，这是因为，史事的考辨与学说的论辩都是在分辨是非、真伪，二者实无异。但本丛稿所收关于史事“辨正”的篇目，多于理论的“辩正”，故名“辨正”。丛稿中各章文字均曾发表于各专业刊物或论文集，汇为一册时，某些章

① 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② 王家范：《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从“黄宗羲定律”说开去》，《探索与证明》2010年第1期。

③ 商务印书馆，1998，第80~81页。

节的题目有所改动，内容也进行了削除、调整。

本丛稿各章所考辨或论辩的成说、观点，涉及多位素所尊敬的学界前辈、时贤。其所论各节均纯为学术问题之探讨，并无任何私人意气掺杂其间，且笔者视其为就教于学界师友之一重要方式。然辩驳论析，言辞语意之间或难免诘难冒犯之嫌。祈各位前辈、时贤鉴笔者求实求是之诚，恕予无罪，以同张学术乃天下公器之意。倘如是，则笔者幸甚，学界幸甚。

李学智

2011 年 10 月

目 录

自 序.....	1
----------	---

上 编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名义”辨	3
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原因之浅见	14
清末政治改革中的满汉民族因素	23
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两个问题	36
关于民初总统制、内阁制的几个问题	46
民国元年参议院风波辨析	57
中华民国国旗、陆军旗释文辨正	68
陆徵祥组阁风潮辨	77
纵论历史风云，尤须史实确凿 ——关于《袁氏当国》的若干问题	92

下 编

唯心史观，还是唯物史观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若干考察	107
---------------------------------------	-----

资本主义道路，抑或西欧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道路

——马克思将其“‘历史必然性’限于

西欧各国”的是什么 146

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不应脱离原著

——关于《现代化新论》的几个问题 159

“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

——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若干问题 178

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若干问题

——对于几种意见的讨论 203

上 编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名义”辨

关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一事，笔者所见多种著作述及此事时均称：英国使团是以给乾隆皇帝祝寿（或补祝寿礼）的名义来中国的。^①

-
- ① 如王思治《英使马嘎尔尼来华》一文称：英国由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给两广总督写了一封正式信件，通知中国政府，为了给乾隆补祝八十寿辰，马嘎尔尼奉命访华”（王思治：《清史论稿》，巴蜀书社，1987，第362页）；戴逸著《乾隆帝及其时代》称：“由于英国使团以补祝乾隆帝八大寿为名，所以清政府最初的反应也是良好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425页。但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中对此做有客观的叙述：“清政府不了解英国使团的真实意图，以为这是英国派来的第一次‘贡使’，广州官吏的奏报中又说是为补祝乾隆八十寿辰而来……”此段文字所在之第16章即为戴逸先生本人撰写。（人民出版社，1984，第530页）]；朱雍著《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十八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称：“乾隆时期最有影响的中英外交活动是马戛尔尼使团以贺寿的名义访问清朝政府”（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十八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154页）；李治亭主编《清史》称：“英国政府假借为高宗祝寿之名，派遣马戛尔尼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华”（李治亭主编《清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496页）；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称：“马戛尔尼使团的名义是英国国王向乾隆皇帝表贺其八十华诞。”（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计秋枫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第123页）笔者所见国内翻译出版的三种由当年此使团成员记载其事的著作，其出版者在《致读者》或内容介绍或《出版说明》中亦均称：当年英国以向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遣使来华（〔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英〕爱尼·安德逊：《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费振东译，群言出版社，2002）。

近年来，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有关文件汉译中存在的讹误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此使团来华的“名义”问题并未得到澄清。如：葛剑雄将《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与《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译本中所载英国使团的多种文件，进行了“对勘”并指出：这些文件的内容被中国官员“作了一厢情愿的修改”，而“有些人继续用乾隆皇帝的眼光看待历史”，^①但葛剑雄教授并没有辨析使团来华“名义”问题，仍认为英使来华“找了一个非常堂皇的理由——向乾隆皇帝祝寿”；^②计秋枫《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的英吉利“表文”考》一文，对英王致乾隆皇帝的国书，如何经译者改纂而沦为属国“表文”的个中原委，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但是，对于英方致两广总督信件（即计秋枫文所谓“百灵照会”）的翻译，则认为：“就清廷处理事件的细致程序来看，再对照照会原文与几份译文，可以看出，清廷官员似乎还是比较谨慎的”，并指葛剑雄关于清廷臣工在翻译使团文件时“施展文字技能”的说法为“似失诸偏颇”，^③而未意识到这一“百灵照会”亦被误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王宏志教授《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一文指出，英方致两广总督信件的翻译“存有很严重的问题”，但同时却认为，“无疑地，函件的主要内容已正确地传递出来的，那就是英国为了补祝乾隆八十寿辰而派遣使团到中国来”。^④

而笔者以为，其“英国为了补祝乾隆八十寿辰而派遣使团到中国来”，乃是被误译的产物，也正是这一误译，成为马戛尔

① 葛剑雄：《世界上不止有中文——〈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与〈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对勘》，《读书》1994年第11期。

② 葛剑雄：《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读书》1994年第7期。

③ 《史学月刊》2008年第8期。

④ 〔新加坡〕王宏志：《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

尼使团来华“祝寿说”的源头。

为打开中国大门，推动对华贸易，英国曾于 1787 年派凯思卡特（Charles Cathcart）率团使华，但因凯思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而失败。^① 1791 年，英国决定再派马戛尔尼率团使华。据马戛尔尼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英国使团在筹备来华事宜的过程中，决定“将派遣使节的事及早地通知中国政府，以避免使中国，由于误会或谣言，认为使节团具有侵略或其他可疑的目的，因而影响对使节团的接待”，遂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培林（Francis Baring）致两广总督信件的形式，将此事通知给中国。^② 此信之英文本如下：

... his most gracious Sovereign, having heard that it had been expected his subjects settled at Canton in 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have sent a deputation to the Court of Pekin, in order to congratulate the Emperor on his entering into the eightieth year of his age, but that such deputation had not been immediately dispatched, expressed great displeasure thereat; and being desirous of cultivating the friendship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of improving the connection, intercourse and goo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ourts of London and Pekin, and of increasing and extending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 had resolved to send his well beloved cousin and ability, as his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to

① 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十八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第 190 页。

② [英]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 38 页。

the Emperor of China...^①

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中文版中，此段文字的译文为：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十分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中表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②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清廷在筹备乾隆皇帝八十寿典时，粤海关监督曾建议在广州的英国大班布鲁斯（Bruce）派二人进京给乾隆帝祝寿。但是，布鲁斯担心可能会被拘留在北京和被迫行叩头礼，加之这个建议仅来自地方官员而非北京朝廷，最后放弃了去北京的打算。^③ 此信中所谓在广州的英国人原本准备推派代表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而“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即指此事。此信中所称英王对此表示遗憾，应理解为拉近关系的寒暄、客套，因此而得出英王这次派遣使团来华就是要祝寿或补祝寿礼，实为牵强；而且后面紧接着即把这次来华的使命说得很

① Sir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Philadelphia: Printed for Robert Campbell, by John Bioren, 1799, p. 23. 前揭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即根据此英文版所译（见该书《出版说明》）。

② [英]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8页。

③ 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十八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第165页。

清楚：“树立友谊”、“增进……商业关系”，其中并无祝寿之语，亦无祝寿之意。在此后英王致乾隆皇帝的“表文”中，亦不见一词语涉及祝寿之事。^①

但是，在署两广总督郭世勋、粤海关监督盛住上乾隆皇帝奏折所附此信之中译本中，这段话则被译为：

我本国国王管有呀嘛咄嚙吨嘴嘛晒噯喻等三处地方，发船来广贸易。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称，愿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②

此译文所据当为其时英人所递交之此信函的英文原件，下列此信的英文本即为存于清廷档案中的此信函原件：^③

...Our most Gracious Sovereign Hi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Vc:
a. Vc: a, whose fame extend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having

①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载有此“表文”的主要部分（见该书第40~41页）；此“表文”中文本的全文（《英吉利国王表文译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第162~164页。

② 《译出嘎咭喇国字样原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第3~4页，《掌故丛编》第1辑，和济印刷局，1930。

③ 下引此信英文本见《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第6~7页，《掌故丛编》第1辑。《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编者按称：其“汇列刊布”的此案文件，均为“从军机处档案中”所辑（《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第1页，《掌故丛编》第1辑）。

heard that it had been expected his Subjects settled at Canton in 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have sent a Deputation to the Court of Pekin in order to congratulate The Emperor on his entering into the Eightieth year of his age, and that such Deputation had not been immediately dispatched His Majesty expressed great displeasure thereat. And being desirous of cultivating the friendship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of improving the connection intercourse and goo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ourts of London and Pekin, and of increasing and extending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 resolved to send his well beloved Cousin and Counsellor The Right Honorable George Lord Macartney Baron of Lissanoure one of his most honorable Privy Council of Ireland and Knight of the most honorable Order of the Bath and of the most ancient and royal Order of the white Eagle, a nobleman of high rank and quality, of great virtue wisdom and ability who has already filled many important offices and Employments in the State as his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郭世勋等上奏乾隆皇帝所附的这个英文本，与《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799年英文版中所载此信的英文本相比较，有这样几处差异：前者比后者在两个地方多出一些修饰性的词句，其中一处是修饰英王的，一处是修饰马戛尔尼的；前者比后者还多了“His Majesty”一词；此外还有几个词的差别：前者用“Our”的地方，后者用的是“his”；前者一个用“and”的地方，后者用了“but”；前者比后者还少了一个表示时态的“had”。上述差别对此信原文的内容、语气可以说均无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而

且实际上在郭世勋等上奏乾隆皇帝的此信译文中，关于英王的那些修饰性词句只译出了一部分，而关于马戛尔尼的那些修饰性的词句则基本上未译出。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词句的有无对原文内容、语气均无任何影响，所以，才有后来斯当东在撰写此书时，删掉此两处修饰性的词及“His Majesty”一词的可能。

上述两篇汉语译文，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之叶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的译文是准确的；而郭世勋等上乾隆皇帝奏折所附的那篇译文，除将原函中平行的口气改为下对上的口气之外，对有关此信中心内容的某些词句亦做了不符合原文的翻译。其中“我本国国王……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一句，最为关键。这句话把原函中的英王因“听说”（having heard）在广州的英国人曾准备派代表进京为乾隆帝祝寿，但未能成行而感到遗憾，改为英王因“本国未曾着人进京”祝寿而感到不安。而这是存在着重大差异的两回事：前者的进京祝寿未果是在中国的英国商人的民间行为；后者的“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则属英国的国家行为。而后者这种说法实际上隐含着此次英王遣使来华以补遗憾的意味，从而为马戛尔尼使团以祝寿名义来华之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做好了铺垫。

于是，郭世勋等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称：英人来函表示，“该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吗嘎尔呢进贡……前年恭遇皇上八旬万寿，中外胪欢，凡边塞夷王酋长骈集都下，真旷古未逢之盛事。今唵咕喇国王遣使臣涉历重洋，远道祝嘏……”^①这就进一步将英国使团是为乾隆皇帝祝寿而来华肯

^① 《署理两广总督印务广东巡抚郭世勋为英国遣使人贡拟明年赴京折》，《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279页。